

劳伦斯之女克里斯丁

第二卷 女主人

温塞特著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

〔挪威〕温塞特著

劳伦斯之女克里斯丁

女 主 人

张草纫 冯玉律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Сигрид Унсет
КРИСТИН, ДОЧЬ ЛАВРАНСА
ХОЗЯЙКА

本书根据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ЛЕНИНГРАД 1962 年版译出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暂定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订，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劳伦斯之女克里斯丁

第二卷 女主人

〔挪威〕温塞特 著

张草纫 冯玉律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5.375 插页 5 字数 344,000

1988 年 6 月第 1 版 198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17,000 册

ISBN 7-5327-0383-5/I·1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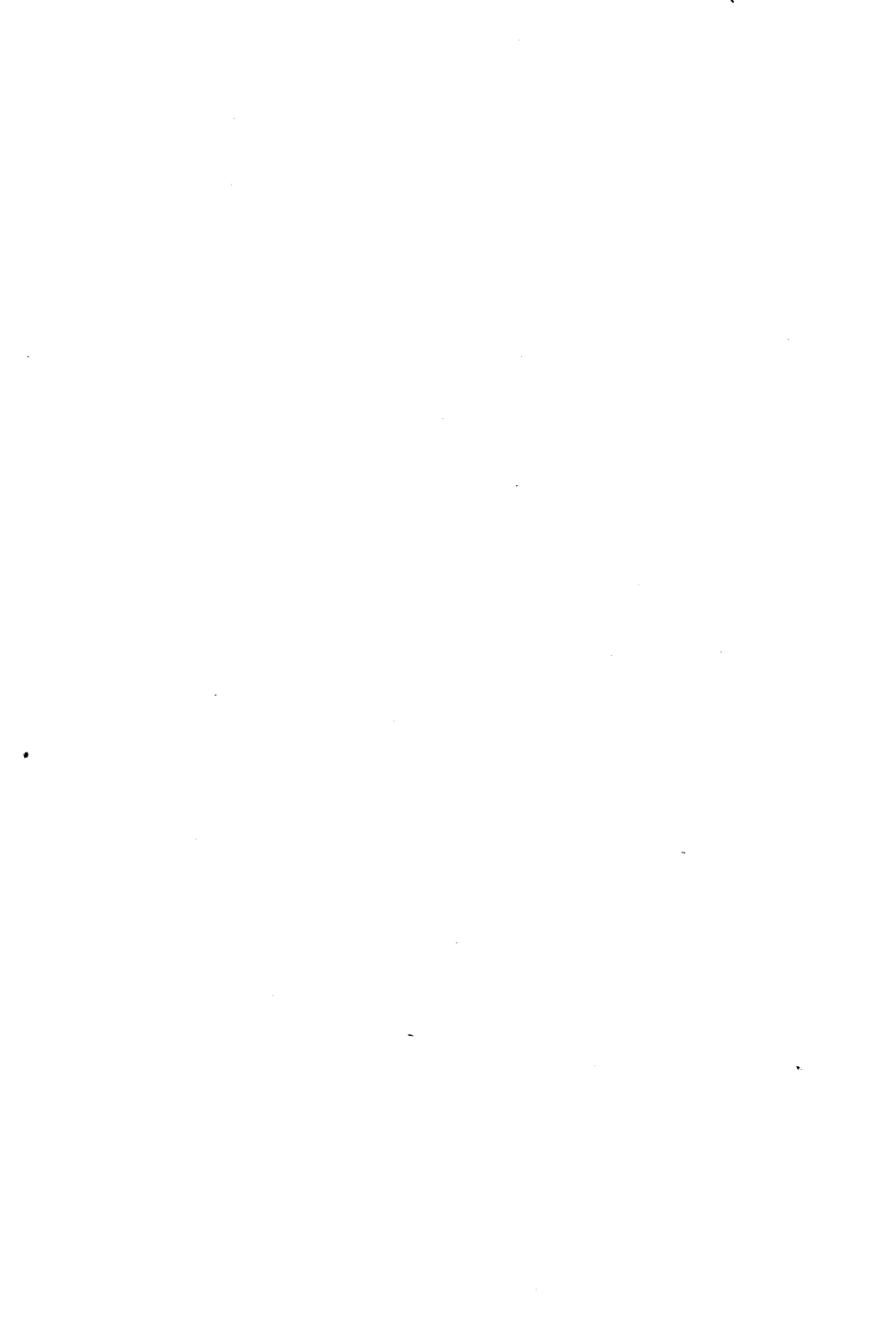
定价：5.05 元

目 次

第一部	罪恶的果实	1
第二部	侯萨村	141
第三部	尼古拉乌斯之子埃尔伦	337

第一部

罪恶的果实



圣西蒙日前一天的傍晚，彼得之子波尔德的一艘帆船在比尔格西的沙滩上靠岸。尼达尔岛修道院^①院长奥拉甫亲自骑马到岸边来迎接他的亲戚尼古拉乌斯之子埃尔伦，并对他的年轻妻子来到这里表示祝贺。院长邀请新婚夫妇到他那里去作客，在维格过夜。

埃尔伦扶着一个脸色异常苍白的妇女沿跳板上岸——克里斯丁感到身体很不舒服。院长风趣地谈起了海上航行的劳累。埃尔伦大笑起来，说，他的妻子大概想赶紧躺到固定在房间墙壁上的床铺上睡觉了。克里斯丁竭力装出笑容，可是心里却在想，要是按自己的心意，以后再也不乘船了。埃尔伦一走近她身边，她就想呕吐——埃尔伦身上散发出船和海的浓烈气味，他的头发被咸水浸湿了，完全粘在一起，一绺绺地耷拉着。他们在海上航行的时候，他简直高兴得陶醉了。波尔德大人脸上一直带着笑容：在他生长的苗列地区，男孩子们是整天不离开船的，从清早到深夜，总是驾着帆船或划着小船航行。当然，埃尔伦和波尔德大人都有点儿怜惜克里斯丁，不过她觉得还是不够——她实在太难受了。他们一再说，只消对航行习惯了，就不会晕船。可是几天来她感到同样的不好受。

甚至次日早晨她骑马经过一些村落的时候，她觉得好象仍旧在海上漂浮。道路沿着陡峭的大泥土岗起伏，如果克里斯丁

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方林木蓊郁的远山上固定的一点看，那么周围的整个地面仿佛在她的脚底下往后退，不断地涌起波涛，扑向冬天早晨晴朗、蔚蓝的天空。

埃尔伦的许许多多朋友和邻居早晨到维格来，伴送新婚夫妇回家，因此他们被一大批随从人员簇拥着。土地在马蹄下发出琤琮的声音——由于霜冻，地面象铁板一样坚硬。人和马嘴里喷出一团团热气。马身上，男人的头发和毛皮衣服上都披着霜。埃尔伦的头发跟院长的头发一样灰白。由于早晨喝了点儿酒，被刺人的寒风一吹，他满面通红。今天他穿着结婚礼服，显得十分年轻、愉快，容光焕发。他在自己的宾客之间策马前行，一边笑一边同他们高声答话，在他的柔和悦耳的嗓音中洋溢着快乐和淘气。

由于心中交织着忧伤、柔情和害怕，克里斯丁的心开始奇怪地颤栗起来。航海上岸以后，她仍然感到身体不舒服，加上现在她一吃东西，哪怕吃很少一点东西，胃里就感到灼热难受。她身上感到非常寒冷，而内心却怀着对埃尔伦的一团闷气，由于埃尔伦是这样的无忧无虑……现在她看到，埃尔伦带着一种盲目的骄傲和溢于言表的欢乐把她作为自己的妻子带回家去，她内心毕竟萌发了痛苦的后悔。由于对埃尔伦的怜悯，她胸中隐隐作痛。她后悔，当时她自己一意孤行，夏天埃尔伦在她家里的时候没有告诉埃尔伦，他们的婚礼完全不适宜于大事张扬。那时她是想让埃尔伦自己明白——由于他们自己所干的事，他们无法摆脱屈辱。

……除此以外，她还怕父亲知道。她本来认为，一旦喝过

① 尼达尔岛修道院在尼达洛市附近的小岛上。

喜酒，他们就远走高飞，她在短时期内将不会再看见自己故乡的谷地……那时候关于她的一切议论将会永远停止。

现在她看到，一切都要糟糕得多。的确，埃尔伦曾经说过，他们回到家里后，他要在侯萨村安排一次盛大的宴会，可是当时她压根儿没有想到，这无异是请喝第二次喜酒。而这里的宾客，是她和埃尔伦以后要同他们一起长期生活的人，因此必须博得他们的尊敬和友谊。埃尔伦这些年来的狂妄行为和不幸，都是他们亲眼目睹的。现在他自己相信，他们对他的看法在慢慢变好了，他将取得按其出身和财产应得的地位。可是现在，一旦人们发现他对自己的未婚妻犯了罪，他将成为全区的笑柄……

院长从马背上弯下身子，对克里斯丁说：

“你为什么这样愁眉不展，劳伦斯之女克里斯丁？晕船后还没有恢复过来吗？还是在想妈妈？”

“是的，大人，我在想妈妈，”克里斯丁低声说。

他们就这样到了斯凯温^①。他们在林木蓊郁的高高的山坡上前进。他们脚下的谷地深处是一个阔叶树林，由于披着霜，显得一片雪白，毛茸茸的，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在远远的低地上有一个小湖，微微现出蔚蓝色。后来他们走出枞树林，埃尔伦伸出手指着说：

“看，克里斯丁，这就是侯萨村！但愿你在那里长久地过快乐的日子，我的妻子！”他用激动的口吻说。

他们面前伸展着一片由于盖着霜而显得白皑皑的广阔田

① 斯凯温是特隆赫姆郡的一个区，在尼达洛西市附近，埃尔伦的庄园侯萨村就在那里。

地。庄园坐落在山坡的中部，仿佛安置在一个庞大的架子上似的。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白石的小礼拜堂，礼拜堂正南面是一排房子。房子很多，很大，排烟气窗里冒出一团团烟。钟声响起来了，人们象潮水一般从庄园里涌出来，高声欢呼迎接。迎亲车队中的年轻人把兵器相互敲击着——迎亲车队欢欣鼓舞地进入新郎的庄园。

他们在礼拜堂前面站住了。埃尔伦扶新娘子下马，搀着她的手进门，门口站着大批出来迎接他们的神父和执事。礼拜堂里寒气彻骨，阳光从一些半圆形的小窗里透进来，使上敞廊里点燃的蜡烛暗淡无光。

埃尔伦放下克里斯丁的手，走向男宾席，克里斯丁走到一群衣着华丽的陌生妇女中间，这时她感到爽然若失，十分害怕。祈祷仪式严肃隆重。克里斯丁冻僵了，她试图减轻自己心上的负担，使自己的心面向上天的时候，她觉得自己的祈祷象轻风似的又飘回到自己身边。她想，今天是西蒙日，是被她背弃的那个人的庇护者的纪念日，这也许是不祥之兆。

从礼拜堂里出来，大家鱼贯地向庄园走去，走在前面的是几个神父，然后是手挽着手的克里斯丁和埃尔伦，最后是一对对的宾客。克里斯丁无法打起精神来把庄园细看一番。院子又长又窄，房屋分列在南北两边。屋子很大，一幢幢紧接在一起，看样子很破旧和荒废。

一行人众在起居室门前站住，神父在门上洒了圣水。然后埃尔伦带领克里斯丁穿过阴暗的穿堂。穿堂右面的门打开了，射来一片耀目的亮光。克里斯丁在门楣下弯下身子，同埃尔伦一起走进了他的房间。

克里斯丁无论在哪一家的起居室里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大的房间。房间中央的地板上砌着一个炉子，炉子极长，需要在两头烧火。房间非常宽大，画栋雕梁——克里斯丁觉得这不像是庄园的房间，倒像是礼拜堂或宫殿。房间里地板铺高的一端，沿东边短的一面墙壁，当中有一排长凳，这是主人和贵宾的席位，两侧的柱子之间是一些四面密不通风的床。

房间里点着许许多多蜡烛——在被珍贵的高脚酒杯和盆子压得弯弯的几张桌子上，在固定在墙上的大烛台上，都点着蜡烛。按照古老的风俗习惯，在张挂在墙上的壁毯之间悬着盾牌和兵器。主人的席位后面的墙上张挂着丝绒帷幕，一个人正在把埃尔伦的刻着金花的宝剑和画着一头举起前腿的红狮的白色盾牌挂到墙上。

仆人和使女们接过宾客脱下的外衣。埃尔伦搀着妻子的手，把她带到炉子前面。宾客们在他们背后围成半圈。一个满脸和气的胖女人抢上一步，整了整克里斯丁头上的在斗篷下有点揉皱的麻布头巾。她退回到自己原先站着的地方，向新婚夫妇点了点头，微微一笑。埃尔伦也含笑点头作答，并向妻子瞥了一眼。这当儿他的脸容显得非常漂亮！克里斯丁又感到心情沮丧——她非常可怜埃尔伦。她知道，埃尔伦看着她站在这里，站在他的房间里，头上包着雪白的、长长的麻布头巾，直拖到鲜红的结婚礼服上，此时此刻埃尔伦心里在想些什么。今天早晨克里斯丁不得不用长长的织带把自己的腹部绑得紧紧的，再穿上连衫裙，以便使连衫裙穿在身上比较合身。还在脸上擦了一层奥斯希德夫人赠送给她的胭脂。装扮好以后，克里斯丁感到又气忿，又伤心，因为在她整个属于埃尔伦以后，埃尔伦现在并不经常看她，以致于至今还懵然无知！现在她痛苦地后悔自己当

时没有对埃尔伦明说。

新婚夫妇手挽手站着，神父们在整个房间里走了一圈，向屋子、炉子、床铺和桌子画十字。

接着，一个使女把家中的钥匙交给埃尔伦。埃尔伦把重重的一串钥匙系在克里斯丁的腰带上——这时可以看出，他心里真想马上吻吻妻子。一个男人端来一只用几个金环箍着的大角杯。埃尔伦把角杯凑到嘴唇上，为克里斯丁的健康而干杯。

“欢迎你到自己的家里来，女主人！”

她与丈夫一起喝着葡萄酒，然后把剩酒泼到炉火上，客人们叫着，笑着。

接着开始奏乐，尼古拉乌斯之子埃尔伦带妻子坐上主人的席位，贺喜的宾客也各自入席。

到第三天，宾客们开始纷纷离去，直到第五天傍晚，最后一批客人才离开。于是克里斯丁和丈夫单独留在侯萨村。

克里斯丁的第一件事情是吩咐仆人们把床上的一切东西都取下来，把床和周围的墙壁用碱水洗一洗，把干草拿出去烧掉。然后吩咐在床上铺上新的干草，再铺上她随身带来的床单。这工作一直干到晚上很晚的时候才结束。克里斯丁还吩咐把庄园里所有的床都这样办，把所有的毛皮毯子放在澡堂里蒸煮——使女们必须一清早马上就干起来，而且要努力地干，以便在节日前把工作都搞好。埃尔伦摇头直笑：妻子原来是这样的！不过他感到很不好意思。

第一夜克里斯丁几乎没有睡，虽然神父们已经对她的床画过十字。枕头上有绸缎的枕套，床上铺的是麻布床单，最好的毯子和毛皮，可是下面是腐烂的脏干草，干草上面的褥子和上面盖的华丽的黑熊皮里都是虱子。

这几天里克里斯丁已经看到了许多！挂在墙壁上的珍贵壁毯后面，圆木墙上的烟子和污泥都没有洗去。筵席上端来非常丰盛的食品，但许多是变质的，而且做得很差。要在炉子里生火，只得取新砍下来的潮湿的木柴，这种木柴无论怎样烧不起来，弄得满房间都是烟。

第二天克里斯丁同埃尔伦在庄园里巡视了一圈，她看到到处是一片荒废败落的景象。到接待宾客的工作结束的时候，所有的贮藏室和板棚里都会荡然无存。放面粉的粮囤几乎已经看得见底了。克里斯丁无法明白，埃尔伦怎样用他所储存的这么一点干草和稻草来饲养所有的马和大量的牛。叶饲料大概连喂羊还不够。

然而在一个阁楼里却堆了半房间从未用过的亚麻——大概多年收获的大部分都存放在这里。后来又看见一个板棚，里面堆满了没有清洗过的发臭的陈年羊毛，一部分放在口袋里，一部分散乱地堆在那里。克里斯丁抓起一把羊毛，里面象下雨似地落下棕色的小卵，羊毛里已经生虫子了。

那些牲口也很可怜，饿得羸弱不堪，浑身是虱子和痂——克里斯丁从来没有在一个地方一下子看到过这么多羸弱的牲口。只有马匹很健壮，喂养得很好。可是也没有一匹能同哥德斯温或花骝王（她父亲现在的坐骑）相比。父亲赠送给她、现在被她带到这里来的小花骝，是侯萨村马厩里最骏的一匹马。克里斯丁走到它身边，不由自主地抱住它的脖子，把脸颊贴在马头上。这里的一些达官贵人看过这匹马，夸赞它粗壮的腿，凸出的胸部，长长的脖子，小小的脑袋和宽大的臀部。金萨尔庄园的一个老人指天骂鬼地说，把这样一匹好马骗掉真是罪过——它可以成为一匹多好的战马！于是克里斯丁又把它的父亲花骝

王稍稍夸赞了几句。那匹马要强壮威武得多，没有一匹公马赶得上它。因为克里斯丁的父亲经常让它去同全区的，直至索根的名马比赛。劳伦斯给这两匹马取了出色的名字——花骠王和小花骠，因为它们的毛色是金黄的，象闪亮的金子，仿佛在身上画着一个个赤金的圆圈。花骠王的母亲有一年夏天从马厩里逃到山里去，大家都以为它被熊咬死了，可是它在晚秋时回到了庄园里。一年后这匹牝马生下了一匹小公马，当然不是从山岩这边^①的人家的公马怀胎的。因此这匹小公马被用硫磺和稻谷熏过，而那匹牝马，为了保证安全起见，被劳伦斯赠送给礼拜堂里。可是小公马却长得非常神骏，现在劳伦斯常说，他宁可失去自己的一半家产，也不愿意失去花骠王。

埃尔伦放声大笑说：

“克里斯丁，你向来不爱讲话，可是一讲起父亲，话就多了！”

克里斯丁顿时默然不语。她回想起她和埃尔伦临行前父亲扶她骑上马背时父亲的脸容。父亲竭力装出愉快的样子，因为他们周围围绕着许多人，可是克里斯丁看到了父亲的眼睛。父亲在克里斯丁肩膀上抚摩了一下，临别时还执住她的手。而她那时却更多地想着能够离开家里是多么的好。但现在她觉得，不管她在世界上活多久，只要她回想起那时候父亲的眼睛，她的心就象被烈火烧炙一样难受。

这样，劳伦斯之女克里斯丁就在自己家中管起家务来。早晨她一听到鸡啼就起身，不顾埃尔伦反对，装出要强迫她睡在被

① 山岩这边指人世，山岩那边指山岩内部。按照挪威迷信，那里居住着威力无比的巨人耶东或特罗利。

窝里的样子——谁也不巴望新娘子天还没亮就在院子里奔忙！

克里斯丁看到这里的一切都荒废了，需要她插手的事情很多，她心中产生了一个明确而坚定的思想：尽管她为了到这里来在自己心中担着罪恶，但是象这里那样暴殄天物也是罪过的。让那些在她以前经管的人，以及糟蹋埃尔伦财产的人都感到羞惭吧！最近两年来，侯萨村没有人认真管理。埃尔伦本人在这段时间里经常离家外出，除此以外，他对治理家产也很少考虑。因此，在遥远教区的那些管家经常欺骗他（克里斯丁对这一点很清楚），也是不足为奇的。而侯萨村的仆人和使女们经常想干就干，不想干就不干，或者拨一拨动一动。克里斯丁现在要重新把一切都整顿得有条不紊，可并不容易。

有一回，她同埃尔伦的心腹仆人哈耳多之子乌耳夫谈起这件事。趁现在还没有开始宰杀牲口准备过冬的时候，就应当把谷物脱粒工作，至少是庄园里的谷物脱粒工作搞结束，况且剩下未脱粒的谷物也并不多。乌耳夫说：

“你知道，克里斯丁，我不是庄园里干活的佣工。我和哈夫图尔是埃尔伦的侍从，我对农活已经不大懂了。”

“这我知道，”女主人回答。“可是你看到吗，乌耳夫，冬天我在这里经管可并不容易，因为在这里北方，我新来乍到，对家里的这些人也不熟悉。如果你肯帮助我，给我出出主意，那就好了。”

“我明白，克里斯丁，冬天你将会很困难，”这个仆人带着微笑看着她说。每当他同克里斯丁或埃尔伦讲话的时候，经常带着这种奇怪的微笑。他笑得有点放肆，带一点嘲弄的意味，不过在他的行动中毕竟可以感觉到他的善意和对克里斯丁的某种尊敬。况且克里斯丁觉得，即使乌耳夫对她比较随便，不合乎

自己的身份，她也没有理由感到屈辱。是她自己和埃尔伦使这个仆人成了他们不光彩的放浪行为的参与者。克里斯丁明白，乌耳夫还知道她目前处于何种状态。因此对他的态度必须忍耐。除此以外，克里斯丁看到埃尔伦对乌耳夫很放任，而乌耳夫却对自己的主人并不特别尊敬。他们从小就是好朋友。乌耳夫生于苗列，他的父亲是一个小农民，住在彼得之子波尔德的庄园附近。乌耳夫对埃尔伦一直是熟不拘礼的，现在对克里斯丁也熟不拘礼——不过这里北方的居民出言吐语一般都不大拘礼，要比她家乡随便得多。

哈耳多之子乌耳夫是一个相当英俊的男人，高高的身材，黑黝黝的脸，有一双美丽的眼睛，不过言语粗鲁，不知分寸。克里斯丁听庄园里的使女们谈起他的一些丑事：他每到城里，经常喝得酩酊大醉，胡作非为，在港口的妓院里寻花问柳，可是在家里，在侯萨村，他是个最可信赖的人——最明智、最有头脑、最热心工作的人。克里斯丁对他颇有好感。

“庄园里搞成这副样子，任何一个妇女到这里来都不会轻松，”乌耳夫又说。“不过我还是认为，克里斯丁，我的女主人，你比大多数妇女更能胜任。你不是那种只会唉声叹气、哭哭啼啼的人，你会考虑怎样亲自为自己的子孙后代保全家产，因为再没有别人关心这件事情。你可以信赖我，这你知道得很清楚。我将尽我的才能来帮助你。你应当记住，我不习惯干农活。但如果你找我商量，允许我向你提出建议，那么我们一定能想法把这个冬天对付过去。”

克里斯丁向乌耳夫道谢了几句，走进屋子。

由于恐惧和不安，克里斯丁心里很沉重，但她试图靠工作

来忘掉这一切。她对埃尔伦有一点不明白：看来，他至今还什么都没有看出来！但更为糟糕的是，她没有感觉到腹中的孩子的生命。她知道，满二十星期以后孩子应当蠕动了，而现在已经超过这个期限三星期。夜里她躺在床上，感觉到这个负担在长大，变得越来越沉重，但仍旧象是石头似的，没有生命的。她眼前浮现出一幕幕她过去听到过的关于孩子的图景。有的孩子生下来就是瘫痪的，筋肉僵硬的，有的胎儿出世时没有手和脚，仅仅略具人形。在她紧闭着的眼睛前面闪过一幅幅可怕的畸形婴儿的图像，一幅比一幅更加可怕。在她家乡的谷地南部，在利斯塔德，有一家人家生下一个孩子——现在他大概已经长大成人了。克里斯丁的父亲看见过他，但从来也不愿谈起关于他的情况。克里斯丁看到，有人提起这一点，父亲就会感到恶心。这孩子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啊，不！圣奥拉甫啊，为我祈祷吧！……必须坚信圣王的仁慈，因为她是把自己的孩子托付圣王庇护的。她将耐心地为自己的罪孽而忍受痛苦，为自己的孩子而全心全意地祈求得到帮助和仁慈。可能是魔鬼在用这些丑恶的幻象迷惑她，使她陷于绝望……每到夜里总是很难受的。如果她的孩子没有手或没有脚，如果孩子是瘫痪的，那么母亲感觉不到他的生命的征兆，这是完全可能的！……埃尔伦睡眠朦胧中看到妻子不安地躺着，紧紧地拥抱住她，把脸贴在她下巴底下的脖子上。

可是在白天，克里斯丁显得若无其事。每天早晨穿衣服的时候，她努力当心地掩饰着，不让仆人和使女发现她已经怀着孩子，尽管这维持不了多久。

在侯萨村已经成为习惯，一吃过晚饭所有的仆人都各自回到睡觉的屋子里去。因此就只剩下克里斯丁和埃尔伦两人留在